

Marguerite Duras

Le vice-consul

副领事

[法] 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
王东亮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副领事

[法] 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
王东亮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副领事/(法)杜拉斯(Duras, M.)著;王东亮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4.5

(杜拉斯百年诞辰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5327-6589-8

I. ①副… II. ①杜…②王…

III. ①中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60437号



本书根据伽里玛出版社2002年法文版译出

© Éditions Gallimard, 1966

All rights reserved

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

图字:09-2006-159号

副领事

Le vice-consul

MARGUERITE DURAS

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
王东亮 译

出版统筹

赵武平

责任编辑

李月敏

装帧设计

柴昊洲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
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.5 字数 78,000

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6589-8/I·3952

定价:30.00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021-54742977



献给 Jean C.

她走着，彼得·摩根写道。

怎样才能回不去呢？应该让自己迷失。我不明白。你会明白的。我需要一个指示，好让自己迷失。应该义无反顾，想办法让自己辨认不出任何熟悉的东西，迈步走向那最为险恶的天际，那种辽阔无边的沼泽地里，数不尽的斜坡莫名其妙地纵横交错。

她正在这么做。她一连走了很多天，沿着斜坡走，又背向而去，涉水过河，径直向前，转向更远的沼泽，又迈步走向更为遥远的其他沼泽。

脚下还是洞里萨平原，她还认得出。

要知道，吸引你前行的天际或许不是最为险恶的，尽管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想法；让人根本意想不到的天际，才是最为险恶的所在。

低着头，她向着险恶的天际走去，低着头：她认出了泥沙里的贝壳，它们还是洞里萨湖的贝壳。

应该坚持下去，直到排斥你的东西最后转过来吸引你，这是她所理解的母亲将她逐出家门时说的那番话。她坚持着，她相信那番话，她走起来，她泄气了：我还太小，我还是要回来的。如果你回来，母亲说，我就在你的米饭里放上毒药，毒死你。

她低着头走着，走着。她很有力量，饥饿也同样有力量。她徘徊在洞里萨平原，那里天地相连形成一条直线，她漫无目的地走着。她停下来，又走起来，头上顶着碗，又走起来。

饥饿和行走在洞里萨的大地上生根，播种，繁衍出更为辽远的饥饿和行走。向前走已经不再有什么意义。睡梦中，母亲手中拿着一根棍子，看着她：明天一早太阳一出来，就给我滚，你这个大了肚子一辈子也嫁不出去的老姑娘，我还要照顾那些剩下的孩子，他们有朝一日也要离开家门……给我滚得远远的……无论有什么情况都不要回来……无论什么情况……滚得远远的，远到我完全想象不出你所到达的地方……给你的母亲下跪，然后滚开。

父亲对她说过：如果我没有记错，我还有个堂兄在九龙江平原，他家孩子不太多，他也许能收留你做个丫鬟。她还没有问九龙江平原在什么方向。雨天天在下。天空布满乌云，不停地向北方翻滚着。洞里萨湖在涨水，帆船在大湖中前行。只有在雨后转晴的间隙，才能从湖的这一岸看到对岸：水天相连之际，有一排蓝色的棕榈树。

离开家这一路上，她一直都看得见湖的对岸。她从来没有到过那里。如果到了对岸，她是不是就开始迷失？不会的，因为从对岸她还能看到此岸，她出生的地方。洞里萨湖水面平静，暗流潜涌，水色凝重昏暗，令人望而生畏。

她不再看湖了。她又来到一片斜坡纵横交错空旷奇异的沼泽地。此刻那里空无一人。一切都沉寂不动。她走到空旷的沼泽地的另一边，身后是一条铁轨，暴雨过后闪出熠熠的光辉。她看见似乎有活物穿过。

某天早晨，一条河流横在她的面前。河道有种令人心安的走势，徐缓沉静。她父亲有一次说过，如果沿着洞里萨湖走，就永远不会迷路，迟早会看到岸边洗澡的人；他还说洞里萨湖就像个淡水的海洋，这个国家的孩子们之所以能活下来，多亏了湖水里有那么多的鱼类。她走着。她

逆流而上走了三天，来到了大河面前，心想到了河的尽头她就到了北方，大湖的北方。她会面对大湖停下来，留在那里。歇息的时候，她打量着自己的一双大脚，脚底已经感觉不到橡胶鞋底的存在，她不由得揉搓起来。鞋里有青青的稻粒，还有一束束芒果树和香蕉树的枝叶。她一连走了六天。

她停下来。在大河挡住去路之前，她为了寻找北方一直沿着河走，她是不是走过了头呢？她继续沿着河走，紧贴着蜿蜒的河流，晚间有时也在河中游上一程。她又走起来，她在看：对岸的水牛是不是比其他地方的水牛更矮壮些？她停下来。孩子在她的肚子里搅动不停：就像鱼儿在她肚子里打架，那恼人的孩子自顾自闷声快活地玩耍着。

她问路：九龙江平原在哪个方向？她想，如果她知道是在哪个方向，她会走向相反的方向。她寻求着让自己迷失的另一种方式：往北而行，越过她的村庄，然后就是暹罗山，在到达暹罗山之前停下来。到了北方不再有河流，我就可以摆脱沿河而行的习惯，在还没到达暹罗山之前，我就选定一个地方留下来。她看见南方消融在大海里，而北方则安然不动。

没有人知道九龙江平原在什么方向。她走着。洞里萨湖发源于北方，所有注入湖中的河流也是如此。这些河流聚拢一处，看起来像一头长发，披着长发的头顶朝向南方。应该顺势来到头顶，直到尽头，从那里向南看，包括家乡的村庄在内，眼前一望无际。那些矮壮的水牛，那些粉红色的石头，有时大块大块地堆在稻田里，这些不同之处意味着方向没有错。她觉得，先前围着她的村庄打转已经结束了，最初的方向是错的，第一步就错了。她心想：这回我走对了，我选择去北方。

实际上她走错了。她选择了沿菩萨河逆流而上，可菩萨河起源于豆蔻山脉，在南方。她望着天边的群山，问人那是不是暹罗山。人们告诉她那是相反的方向，这是柬埔寨。她大白天在一个香蕉园里睡着了。

饥饿难耐，大山的陌生并不要紧，它催人欲睡。饥饿比大山更有作用，她开始睡觉。她睡着了。她睡醒起身。她上路，有时朝着群山走去，如同向着北方走去。她又睡了。

她找吃的。她睡。她不再像在洞里萨的时候那样走路

了，她步履艰难，忽左忽右。她绕过一个小城，人们告诉她那是菩萨城。过了菩萨城的那个地方，她往前又走了一段，踉跄而行，差不多是直行着，朝群山走去。她从来不问洞里萨湖在哪里，哪个方向。她认为，关于这个方向，洞里萨的方向，人们不会跟她说实话。

她路过一个废弃的采石洞，她走进去，睡下。这是菩萨城的周边地区。走进采石洞，她看到一些棚顶。有一次，她大概走了两个月，这一次她不清楚了。在菩萨城一带，被赶出家门的妇女、老人、疯疯傻傻的人数以千计。他们彼此擦肩而过，寻找吃食，互不搭话。大自然啊，给我一点吃的吧。有水果，泥巴，彩色的石头。她还没有掌握去捕捉靠着水岸打盹的鱼儿的窍门。她母亲曾对她说：吃吧，吃吧，到时候不用惦记你母亲，吃吧，吃吧。午休的时辰，她一直在找吃食。平原啊，给我点儿东西嚼嚼吧。她去采集果子，野香蕉，稻谷，芒果，她将这些东西带回采石洞吃。她咀嚼着稻谷，吞咽着温热香甜的果浆。她睡了。稻谷，芒果，是需要的。她睡了。她醒转过来，看着四周。除了采石洞右侧高耸的菩萨城，就是天地之间她那青春的直线。其他什么也看不见。什么都没有可是一

一切都蠢蠢欲动。在洞里萨也是什么都没有，可是在来到这之前，她对此却很茫然。采石洞左侧是豆蔻山，上面是参天大树，地上是红白相间的大坑，声音就是从那里传来的，有带链条的机器的声响，有重物坠落的闷响，也有大坑周围的男人们的叫喊。有多长时间了？

这豆蔻山，身前身后的山，有多长时间了？这条河，雨后溢满泥水的河，有多长时间了？是这条河，又一条河，一直把她带到这里的。

肚子愈来愈鼓。撑起了她要一天天往上提的裙子，她现在走路时双膝外露。在陌生的国度，她的肚子就像细小的谷粒，长在石头间温热轻柔，令人想到某种要放到口中的食物。天经常下雨。雨后饥饿愈加强烈。肚子里的孩子什么都吃，稻谷，芒果。真正陌生的，是食物愈见缺乏。

她醒了，来到外面，开始在采石洞周围徘徊，就像此前在洞里萨北面徘徊一样。路上，她遇到一个人，打听九龙江平原的方向。那人不清楚，人家不想回答。她继续打听。每被人回绝一次，那个方向就更拥堵一些，凝固下来。但有一次，一位老者回答了她。九龙江平原吗？应该顺着湄公河往下走，大概是这样。可是，湄公河在哪里

呢？应该沿着菩萨河顺流而下，一直到洞里萨湖，到了洞里萨湖继续顺流而下，应该是这样的。河水都是流向大海的，从来如此，到处都是这样，水乡泽国的九龙江平原就在大海那边。那么，在您看来，如果沿着菩萨河逆流而上呢？恐怕就要碰到难以逾越的高山了。高山后面呢？听说是暹罗湾。我要是你的话，孩子，我就往南去，在那边据说上帝也更和善。

她现在清楚了洞里萨湖的方向，也知道了自己处在它的什么方位。

她在离菩萨城不远的那个采石洞又停留一阵。

她走出采石洞。当她停步在单独的茅舍而不是村里那种成排的茅舍前时，她就会被人赶走。当她与单独的茅舍保持一段距离等待在门外时，过一会儿也会被赶走，进了村子情况也是这样。她在河边的竹林里等待，她悄然无踪地穿过村庄，与别的女乞丐没什么两样。她们混进集市里，与卖鱼汤的小贩擦肩而过，她们打量着肉案上油光发亮的猪肉，成群的绿头苍蝇也和她们一样打量着猪肉，但它们离得更近。碰到老太太或者卖鱼汤的，她每次都要一碗米饭。她什么都要，米饭，猪骨头，鱼，那种死鱼。给

我一条死鱼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因为她太小了，有时人们就给她。但通常是拒绝。不给，给了你明天还要来，还有后天、大后天……人们打量着她：不给。

在采石洞的地面上，她发现了自己的头发。她在头上拽一下，手里就是一大撮，没有痛感，拽下这些头发。她站在那里，挺着肚子，饥肠辘辘。饥饿就在她的面前，她不再回头，她能在路上丢失什么呢？再生出来的头发就像鸭绒一样，她成了一个脏女人，真正的头发不再长，它们的根死在了菩萨城。

她开始寻找栖身地，她认出了那些刻着字的界碑，那些山坡上的大坑，粉红色的，绿色的。她每天晚上回到采石洞，那里是封闭的，并且地面干燥，比沼泽斜坡那里蚊子要少，没有阳光直射，光线比较暗，待在那里可以大睁着眼睛看外面的光亮。她睡了。

她从洞里面看着外面在下雨。从开采大理石的山上，时不时就传来一声轰响，成群的乌鸦被抛向天空；菩萨河的河水日渐一日地淹没河边的竹林；一些狗经过这里，不叫也不停下，她呼唤它们，而它们却径直而过——她心想：我是一个没有食物味道的女孩。

她吐了，她使劲要把孩子吐出来，把他连根拔除，但吐出来的却是酸酸的芒果汁。她睡得很多，她变得嗜睡如命，这还不够：孩子没日没夜要吞噬她，她侧耳倾听，听到了肚子里那不停的噬食声，他吃得她骨瘦如柴，吃掉了她大腿、胳膊、面颊上的肉——她伸手去摸，在洞里萨时还饱满的地方，现在成了干瘪的洞——也吃掉了她的发根，吃掉了一切。孩子一点一点地侵占了属于她的东西，只有饥饿还属于她，他没有吃掉她的饥饿。她胃里酸得直冒火，就像人在睡着的时候火辣辣的太阳直射下来。

她觉得有什么事情在隐约发生，觉得自己比以前更能把握事物，觉得自己以某种内在的方式在成长。四周的黑暗正在被撕破，被照亮。她这样觉得：我是一个瘦弱的女孩，肚皮绷得很紧，就要胀裂，两条细腿支撑着肚子，我是一个非常瘦弱的女孩，被赶出家门就要生孩子的瘦女孩。

她睡了：我是一个睡着的人。

体内的火使她醒来，肠胃在燃烧，她吐血来，不能再吃酸芒果，只能吃些青稻谷。她寻觅食物。老天，给我一把刀杀了这只大老鼠吧。地上什么都没有，只有河床里

的鹅卵石。她翻过身去，把肚子放在鹅卵石上，腹中的吃食声停止了，停止了，完全停止了，她喘不过气来，她站起身，吃食声又开始了。

从采石洞的豁口向外望去，菩萨河水正在不停地上涨。

菩萨河里已是满满的河水。

暗黄的河水泛滥出来，河边的竹林被淹没，乖乖地被死神抓获。她凝视着黄色的河水。眼睛一动不动，她觉得双眼仿佛被钉在自己的脸上。目光投向那被淹没的竹林，呆滞无神，饥饿又袭上来，似乎有某种力量将她吞没。放弃吧，会找到办法，放弃的方法。目光又一次落到黄色的河水和被淹没的竹林上，仿佛饥饿在那里能找到食物。然而这只是一场梦，瞬息之间饥饿很快就转回来，将她压倒。这样强烈的饥饿小女孩难以承受，她觉得这一波浪太大了，她失声喊叫。她试图不再去看菩萨河。不，不，我忘不了，我在这儿，我的手在这儿。

有一些渔民从采石洞经过。有人看到了她。大多数都没再转过头来。让我跟他去森林里的那个邻家男人也是洞里萨的渔民，我还太小不懂事。她吃着那些没有成熟的东